

## 第六十章 情書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京都深正道旁的宅院，一向沒有太多人駐留，此間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傳遞範閑的命令，接收北方上京王啟年遞過來的消息。司理理的弟弟和其它人，都在廂房裏生活，留給範閑辦事用的房間，自然沒有生火的習慣。

今天雖然知道提司大人要來，早已有人提司發了暖爐，但屋子裏蘊了很多的陰寒，一時間還是沒法子散開。範閑坐在輪椅上，感受著房間裏的寒冷，忍不住啣了啣手，苦笑道：“連個爐子也舍不得生...院子難道窮成這樣了？”

鄧子越正在爐子上烤硯台，又喊下屬們弄些熱水來把凍住了的毛筆潤開，聽著大人的話，苦笑說道：“大人這些日子事多，又受了傷，下麵沒備著今天您過來。”

好不容易折騰得差不多了，範閑撐著腦袋，看著鄧子越拿著墨塊兒在溫好的硯台上死命磨著，用溫水兌著，就像磨刀一樣的吃力半晌，終於磨出了些計兒來。

範閑滿意地點點頭，新心腹的水磨功夫看來比太醫正也差不到哪裏去，將潤開後的毛筆伸進硯台裏，蘸了些墨，在雪白的紙上寫了幾個字...媽的，墨居然又凍凝住了！

“這什麼鬼天氣！”範閑大怒，將焦木頭子似的毛筆扔到桌上，罵道：“在家裏怎麼沒見冷成這樣？”

鄧子越隻覺一股寒風在房內四處刮著，小心翼翼回道：“府裏的爐子要好使很多，這間院子當初買的時候，就沒備著這些。連炕都沒還來得及燒暖。”

“我又不在這兒睡覺。”範閑惱火說道：“你一個，老王一個，都是摳死了的主兒...當初給了王啟年一千兩銀子，他硬是隻花了一百二十兩，買了這麼個破院子...想凍死我不成？”

鄧子越有些同情遠在北齊，還被提司大人天天訓斥的前任，小意勸解道：“勝在清靜。”

“不止清靜了。”範閑看了他一眼，恨恨說道：“這叫清寒！若讓京中那些大臣們看見了，隻怕還真以為咱們監察院是個清水衙門。”

他今天有幾封重要的信要寫，顧不得那麼多，還是勉力用著毛筆，但終究還是無法順手。幾翻折騰之下，終於放棄，一拍書桌喝道：“那支筆給我！”

鄧子越磨蹭了半天，終於從貼身的衣衫裏取出一隻筆來，將要遞給範閑的時候，卻是麵露慎重之色，說道：“這筆貴著，聽說內庫也沒多少存貨了，大人省著些用。”

範閑一把搶了過來。無比鄙視地看了他一眼、心想不就是枝鉛筆，這麼金貴做什麼？等去江南再找幾個石墨礦，內庫的鉛筆生意自然能重新起來。到那時節，我喊內庫做兩筐讓你背著。一筐讓你寫到死，一筐讓你沿街扔著玩！

...

鉛筆在雪白的紙麵上滑行著，就像是美人的腳尖在平滑的冰麵上起舞。偶爾刮起幾絲冰屑雪痕。

鄧子越知道提司大人在寫密信，早識機地退了出去。冰冷的書房裏，就隻有範閑一個人捉著破筆頭兒在寫著，嘴裏吐出的霧氣，在紙上一現即逝，看著很有些詭魅。

信的內容其實也很詭魅，雖然是監察院的密信，但信上之事幹係太大，而且鉛筆的筆跡是可以擦去的，所以範閑並不是太放心，用的言語比較隱晦，而事涉時間之類的重要句子，都是用的暗語。

信是寄給王啟年的，上麵寫的是關於崔家的事情。崔家因為在京都大受迫害，為了幫助二皇子與信陽方麵籌銀子，迫不得已調了大批走私貨物，到了北齊，但那邊的渠道一直沒有打通，所以出現了積貨的現象。

目前在線路上以及北專庫中，崔家從信陽調出，積起來的貨物，大約能夠占到內庫年產六分之一的數額！

從這個比例上就可以看出，長公主把持內庫這些年，膽子已經大到何等樣的程度，謀取私利起來是毫不手軟。

目前的局麵是範閑與言冰雲花了幾個月的時間，打擊二皇子、壓榨崔氏才造就的，他等的就是此時，要一口將對方吃得幹幹淨淨，連骨頭都不吐一根出來。

給王啟年的信最後寫了一句：開飯了。

...

範閑坐在輪椅上，微微偏頭，輕輕揉了揉胸處傷口上方，那裏一直包著係帶，有些癢得慌。寫了一封信後，手已經凍得有些僵了，忽然間開始懷念在澹州的時候，思思天天幫自己抄書，而當自己抄書時，這丫頭會將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懷裏暖著，觸手豐盈，手感著實不錯。

心頭微蕩，提筆再寫，這第二封信是寫給海棠朵朵的，隻是他寫信的時候，心中抱持著一顆\*\*的心，信上言語也就放肆了少許，偶有撩動。

自北齊回國以後，他與海棠的通信其實一直沒有斷過，也早習慣了北方有這樣一個筆友，畢竟雙方作為兩個大國年輕一代的實力人物，保持暢通的關係渠道，是非常有必要，而且對將來極有好處的一件事情。

信中聊了些慶國京都最近發生的八卦，當然懸空廟事件也在其中。雖說慶國皇帝遇刺一事震驚天下，北齊上京早有詳報，但他身為當事人，講起這故事來，肯定要比說書先生動聽許多。

後麵還說了些別的，又在字句中暗暗點出，自己準備對崔家動手了，讓她與那位不知男女的小皇帝與自己配合好。在信末他抄了一首詩，以證明自己依然如往常一般才氣縱橫。

“我來苔欲報恩分，契闊非盡利與榮。古人有為知己死，隻恐凍骨埋邊庭。中朝故人豈念我。重裘厚履飄華纓。傳聞此北更寒極，不知彼民何以生。”

這是司馬光苦寒行的最後幾句。範閑有些得意地看了一遍，搓著有些僵的雙手，覺著自己抄的這詩實在是太過應景，而且字裏行間夾的悲天憫人之意，恐怕會讓海棠姑娘回思許久騙死小姑娘不償命，這正是他喜歡做的事。

確認沒有什麼遺漏之後，他封好了信封，壓好了火漆。忽然間，他心頭一動，總覺得似乎自己的\*\*還沒有得到完全的滿足。對著信紙那頭長相普通，像村姑一樣搖著的姑娘，他總覺得是在麵對著一位老朋友，一時間竟陷入了沉默之中。

然後，他鋪開一張白紙，略一沉吟，提筆寫道：

“朵朵，你好，前麵那封信算是公事，這封隨便聊兩句。今天京都下了慶曆五年的第一場雪。比以往時候來的更早些。想來上京的雪更大，天更冷，那天在你的菜園子裏看見籬角處有幾枝梅，不知道那幾枝臘梅可有綻開紅點。滋潤一下白雪單調的容顏。”

“嗯，你養的那些鴨子怎麼樣了？小心一些。別凍死了...我這邊挺正常的，黃小黑小白都在京外田莊養著，聽說那裏的夥計們把這三隻大肥貓都當祖宗一樣供著。怎麼可能養出問題來。”

“我一切挺好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家裏挺安靜的。這兩天妹妹一直在太醫院裏忙碌著，聽說已經成了京都難得一見的風景，婉兒今天回林府了，我那位可愛的大舅哥大約是最近受了冷落，脾氣有些不好。不知道你這時候在做什麼呢？”

範閑隨意寫著，就像是說話一般散漫，純粹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。

“對了，我那個姓史的學生開了家青樓，生意不錯，尤其是菜品十分精致，哪日你若遊至慶國，我陪你去坐坐。啊，忽然想到，上京那家酒樓的名字我都忘了，但還記得那天的酒不錯，和你說了不少胡話，也不知道你還記得多少。”

“話說你前幾封信我都讀了幾遍，總覺著酸不忍睹，你一堂堂聖女，不要學那些大家閨秀的作派，總喜歡在信裏夾些詩詞之類，雖然我假假有個詩仙的名頭，但卻沒有批改作文的興致。”

“上回你說司理理如今過得不錯...嗯，這種事情以後就不要多聊了，我對此事一向有一份記恨在，而且不知為何，尤其頭痛於從你嘴中聽到她的消息。”

“朵朵，來慶國玩吧，我妻子對你也很好奇...另外就是順便問一句，你們天一道的功法能不能傳外人？我最近對你們的練功方法忽然多了很多興趣。”

這看似自然的發問，深刻表露了範閑內心深處的無恥與奸詐。

“窗外的雪似乎大起來了，屋外那個年輕人還在劈柴，年輕人總是熱血。隻是我如今雖然年齒尚淺，但不知為何，心中卻顯出些老態，看著身周人事，總是極難提起興致，厭了乏了，無趣了...外麵的風雪在呼嘯，許是催我落筆，那好吧，就到這裏吧，房裏的爐子太破，溫度一直沒辦法升起采，雖然還想和你聊聊，但總覺得沒必要和老天爺的冷酷做對...另外，請幫我照顧好他，謝謝，並祝萬安。”

信雖自然，裏麵還是夾雜了太多有用的信息。他將信又看了一遍，然後在信的最尾加了一句話：“王啟年，你要再敢偷看，我就讓沐鐵他侄兒去偷看你閨女洗澡！”

“怎麼比往常多了一封？”鄧子越睜大了雙眼，看著範閑，數了數手裏的信件：“給海常姑娘有兩封？”

“問那麼多幹什麼？”範閑說道：“還是老章程，全程護送至上京。”

鄧子越點點頭，走到屋外，將已經密封好了的幾封信遞給了早已等候在外的啟年小組成員，那位哥們兒數了數手裏的信，也發出了同樣的疑問：“怎麼...有兩封？”

鄧子越看著他，唇角有些難看地抽搐了兩下，吸了口冷氣說道：“問那麼多幹什麼？”

二人對望一眼，點了點頭，住嘴不語，心裏想著，提司大人用監察院的最高密級郵路寄...情書，實在是有些奢侈。

...

範閑坐著輪奇出了深正道的小院，上了馬車便往林府去，準備去接婉兒和大寶回府。在馬車中，他忽然問了句：“太學司業...這職務有什麼蹊蹺沒？還有就是我早就不在太常寺了，為什麼這次升我做太常寺少卿？”

鄧子越先解釋後麵那個：“少卿有二，任少卿為主，大人為副...不過這是個虛職，也不用天天去。太學司業總領七門，這兩個職位都是正四品上。”他提醒道：“大人，雖然您接手提司之職後，便不能再任朝官，但終歸朝廷沒寄發明旨去了您這兩處的職司，這次陛下旨意任您這兩個虛職，想必隻是以示聖眷，並不見得有旁的意思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這兩項任職是皇帝聖旨裏的最後兩項，自己起初沒有當回事，但後來越想越不對勁，皇帝這人心思深刻，絕不會拿官位當饅頭用。

“這兩個職位...有沒有什麼...比較特別的地方？”他皺著眉頭，組織著言語。

鄧子越想了很久之後，有些不確定回道：“少卿之職常見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，隻不過就是太常寺掌管宗廟雜事，入宮比較方便...太學司業這些年卻沒有出現過，幾次新政後，官職都有些亂了...”

他忽然一拍大腿，高興說道：“想起來了，以往太學司業要入宮為皇子講學，是太傅的助手。”

範閑一愣，張大了嘴馬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他終於明白皇帝安排這兩個職位給自己是做什麼了，太常寺少卿加上這個太學司業，那自己豈不是要變成皇子們的老師？

準確來說，豈不是要負責教老三那個小混蛋？

一念及此，他大驚失色，罵道：“老子可沒這閑功夫天天入宮...不是要下江南了嗎？怎麼還安排這種可怕的事兒給我做？”

咯吱一聲，馬車似是被他罵停了，車簾微掀，在淅淅細雪之中，但看見馬車前方被一個太監領著幾名宮中侍衛給攔住了。

姚太監看著馬車裏的範閑，畏寒地抖了抖眉毛，顫著聲音說道：“大人，叫奴才一個好找...快隨我走吧，陛下宣您入宮。”\*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

